

柏杨谈柏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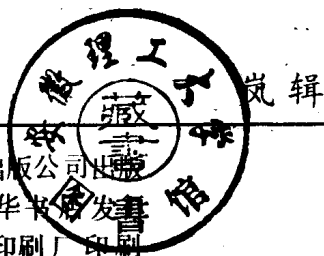


柏杨谈柏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柏杨谈柏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书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数字: 1908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5057—0195—9/B·10 定价: 3.30元

出版说明

被海外誉为“中国第一奇笔”的台湾作家柏杨，是位传奇性的人物，不仅有传奇性的遭遇，曾在台湾坐牢九年；更有传奇性的非常才华——他集小说家、杂文家、历史学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著作等身，饮誉海内外。

自从柏杨的著作陆续介绍到大陆以后，深为大陆读者所欢迎，许多读者极欲了解这位作家传奇性的经历，他的生活、家庭，他的思想，他的追求。但柏杨先生谈自己情况的著述甚少，更没出版过专门的自传。为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求，我们特辑录了《柏杨谈柏杨》这本书，文章都是从台港及大陆各种出版物中撷取的，有的则是一些文章的摘录。为了使读者更充分地了解柏杨，我们还附录了一部分柏杨亲朋好友、编辑记者记叙他的情况的佳作。由于我们见识有限，手头资料也不丰富，许多更好的文章可能没有收集上来，那么我们只好先向柏杨先生和广大读者致歉了。

海峡两岸思想的沟通，经济、文化的交流，定将促进中华民族的亲和和凝聚。

目 录

一 柏杨谈柏杨

不被喜欢的小说·····	(1)
谜样的人生·····	(5)
爱情·爱情·····	(6)
长夜痛哭·····	(9)
悲愤的理想·····	(9)
天涯故事·····	(10)
爱与恨·····	(11)
起敬起畏·····	(12)
学问猛增·····	(13)
叱咤风云·····	(14)
大开眼界·····	(15)
不可不看·····	(15)
小民通茅塞·····	(16)
不通·不通·····	(17)
越帮越忙·····	(18)
再擂大鼓·····	(19)
帽子，戴不胜戴·····	(20)
见见圣人·····	(21)
道貌岸然·····	(22)
前仰后合·····	(23)
火烧岛驾返·····	(23)
坚固的笼·····	(24)

奴隶根性·····	(25)
闻过则怒·····	(26)
抢先振翅·····	(27)
人生四不朽·····	(28)
当和尚，就得撞钟·····	(30)
动不动一脸大义·····	(31)
别有居心·····	(31)
伏得好，伏得妙·····	(32)
官怒甚大·····	(33)
老毛驴出牌·····	(34)
天降大任于贵阁下·····	(36)
一啄下肚·····	(36)
叫声如雷·····	(37)
十年铁窗三部书·····	(38)
帝王皇后知多少·····	(46)
不可不读·····	(54)
所谓“借古讽今”·····	(55)
势如山崩·····	(57)
有点邪门·····	(59)
腰斩·····	(65)
复活·····	(66)
战马仍嘶人未老·····	(69)
坐牢还吟诗·····	(71)
爱和力量的再生·····	(73)
——柏杨一席谈	
柏杨谈坐牢·写作·爱情·····	(84)
人一定要活下去·····	(87)

自称糟老头，名扬海内外	(93)
柏杨的心路历程	(96)
柏杨的三个十年	(109)
走进炼狱见本性	(112)
上帝注定我要坐牢	(113)
政治犯不准当算命先生	(115)
摆平苦难	(116)
柏杨说抽烟	(117)
柏杨在火烧岛给女儿的八封信	(119)
独立性格不要被抹煞	(120)
爸爸快出狱了，既悲又喜	(121)
人生是永远看不透的	(124)
诗，代我千言万语	(126)
有能力助人最快乐	(128)
能原谅人是高贵的情操	(130)
受恩于人，一定报答	(132)
兄妹相爱，爸爸死也瞑目	(133)

二 附录

带箭怒飞	杨文娟 (136)
柏杨的发明——酱缸	孙观汉 (138)
这场冤狱	孙观汉 (147)
谁拘禁柏杨	孙观汉 (148)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张香华 (151)
不平凡的友情	梁上元 (153)
异于当时	纵横社 (155)

永不妥协·····	陈丽真 (156)
赞誉与诋毁·····	蓝玉钢 (157)
惊醒·····	孙观汉 (159)
心语·····	孙观汉 (164)
珠玉·····	应凤凰 (166)
正义和公道的寻求·····	高尔布拉特著 张香华 译 (169)
柏杨这个人和他的作品·····	杜南发 (173)
在火难中上升的凤凰·····	潘正镛 (180)
传统的挑战者——谈鲁迅柏杨·····	陈永堦 (187)
一枝奇笔——柏杨·····	南 集 (189)
柏杨信念弥坚·····	橡 棕 (202)
在苦难中折磨中茁壮·····	一 梦 (206)
——柏杨主持文学讲座摘记	
台湾的明星作家——柏杨·····	白云天 (209)
与柏杨论秦始皇·····	项 庄 (211)
柏杨先生传·····	黄越钦 (212)
致柏杨先生书·····	李康白 (214)
玩世不恭·····	东 协 (216)
柏杨的三次婚姻·····	刘达文 (218)
柏杨与张香华·····	叶于横 (226)
访张香华，谈柏杨·····	陈礼和 (228)
外柔内刚的张香华·····	青青草 (231)
诗人张香华——柏杨的另一半·····	谢春兰 (237)
台湾作家柏杨印象记·····	里 程 (242)
北京深秋访柏杨·····	胡少安 (247)

一 柏杨谈柏杨

不被喜欢的小说

大人常训勉孩子们要早早的立志，要早早的确定自己要走的道路。我觉得这些话是对的，但不一定全对。一个人在孩子期间有太多的幻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幻想也不断发生变化。我读小学时，曾立志当一个教师，威风凛凛地站在讲台上，向学生们训话。读初中时，曾立志当一个大侠客，扶弱抑强，仗义天下。读高中时，曾立志当一个篮球健将，在球场上龙腾虎跃，受女生们羡慕的注目。抗战初期，我立志当一名空军，飞翔天际，单枪独马地把日本飞机一一击落。抗战结束时，我立志经商，奠定经济基础后，创办一个一贯作业的学校——从幼稚园到研究院，完全免费。

然而，形势超过人的意志和决心。偶然一个机会，我竟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是我选择了写作，而是写作选择了我。将近三十年，我都与笔和纸为伍。生命象流水一样，在笔尖的沙沙声中，静悄悄的流入太空，一去不返。蓦地抬头，已经白发苍苍，只不过换取了半书架变成铅字的书。

从前浮士德在著作等身之后，忽然惊醒。这惊醒似乎是，他深深的懊悔，懊悔他所得的，也懊悔他所失的。我不知道如果我不从事写作，而从事其他行业的成果如何；对不可能重新安排的往事，任何假定都没有意义。但是我知道，虽然

写作带给我很多痛苦，同时也带给我很多欢乐。我并不懊悔。写作，我觉得写作已使我的生命充实，而且继续充实，永远充实。很多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一旦退休，都有一种没落、寂寞、彷徨的沮丧。写作的人就不会如此，只要他有笔、有纸。

我写小说是十分偶然的，我来台湾后一直教书。大概是一九五一年，有一天，在报上看到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征稿启事，就提心吊胆的写了一篇寄去，结果录取了。当我看到我用笔写的字，变成整齐美观的铅字时，内心涌上来的是一阵一阵的掩饰不住的狂喜，好象四周围绕着的人，都在向我欢呼，刹那间眼前展开的是灿烂的光辉。我开始编织美梦，认为我如果继续不断的写下去，我可能藉着文字，吐露我内心的积郁，和广大人群内心的积郁共鸣。那是一项不自量力的抱负，却没想到我却因此一念，竟被写作所主宰。

就这样的，我一篇一篇的写下去，可是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回忆起来，也着实佩服自己的勇气。一直等到出版了三四部单行本之后，才初步了解如何布局，如何组织。所以我对这些早期的作品，实在不忍重睹。我十分崇拜那些第一次就写出非常成熟作品的人，象曹雪芹先生，他一下笔就写出千古不朽的《红楼梦》。我深恨我没有这种才能，我只是偶尔撞到文学这条路上，胆大心粗的摸索前进，没有先进指导，也没有朋友可以切磋。尤其是不久我就感觉到，中国文字运用起来，实在沉滞艰难。英美文字的词汇比较丰富，中国文字的词汇就贫乏多了——大概渊源于我们的言语词汇贫乏的缘故。如果要强调一项感情，或精密的描写一项动作，都必须自己作发明式的构思，以致使这摸索更苦。

初写稿时，心中有太多的感情冲动，没有稿费也写，甚

至向编辑先生送礼也甘愿，只求发表，但仍免不了无数退稿的打击。一个初入道的作家，如果连退稿都能心平气和的话——真正的心平气和，而不是表面上故作大方，那么，他的修养一定已臻至圣之境，而我没有这种修养。记得有一次，我拿了一封介绍信，去某杂志社晋见某编辑先生，我忐忑不安，恭恭敬敬把稿件呈上去，然后回家，我以为看那封介绍信的面上，我的稿件会被采用。想不到那个杂志社送退稿的信差，几乎跟我同时走进家门。我的眼睛发黑，脸上炎热的烧起来，足足可以擦燃一根火柴。俗语说：“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有一位朋友曾扬言说：“我独不然，我认为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人家的好”。因为老婆若是人家的好，婚姻就不稳固。文章是自己的好，写作就没有进步。”我想这些话称之为广告宣传则可，称之为事实的真相就不可了。前者是感情的直率反应，后者是在感情冲击平息后，理智的训勉。尤其是当编辑选稿是以人为标准时，难堪也越强烈。这种难堪的关卡，我几乎经历过数十次之多。后来好不容易总算熬了过来，但心灵上的印象，却十分深刻。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十六七年间，文艺市场十分狭窄。一则是台湾刚刚脱离日本的统治，读者阅读中国语文的能力很低，不能普遍。二则是承受着大乱之后，经济萧条，人们没有多余的钱购买书刊。一本小说如果能卖一千本，就轰轰烈烈，使人妒火中烧了。因之，当时的台湾，曾被海内外形容为文化沙漠。在那种惨淡的景观下，书刊杂志生存固然困难，而作家的生存，尤其困难。靠写作为唯一生活凭藉的作家，不是饿得改行，就是饿疯饿死。就在那个惨淡的时代，我陆续出版我的小说。它们，也逃不过惨淡的命运。

我的小说不能畅销，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作品跟畅销

的作品，有点不同。畅销小说上的男女主角，几乎都是些超人，或都是些反超人。而我的男女主角，却一一平凡无奇。既没有翩翩舞步，也没有甜言蜜语；有的只是叹息、呼唤、呐喊。我不会用我的心血去娱乐那些寻求消遣麻醉，或逃避现实的公子才女，我藉故事提出我的困惑——“如何是好”的困惑。有时候我给它一个答案，但更多时候，我自己并不知道答案，或不能写出答案，只能提供读者先生思量。有些读者先生曾指摘说：“看了别人的小说，心情愉快，看了郭衣洞的小说，心情沉重。”我并不希望读者先生心情沉重，而只希望读者先生三思。公子才女是不会三思的，所以市场上的失败，自然不足为奇，因为那时有购买能力的人，正是一些公子才女。

所以，不但公子才女不喜欢我的小说，久而久之，连我自己也不喜欢。这并不违背“文章是自己好”的原则，我只是不喜欢它不能迎合公子才女的胃口罢了。今年（一九七七）四月，我于离开台北九年二十六天之后，再回到台北，晨光出版社经理林紫耀先生提议出一部《郭衣洞小说全集》，这提议使我受宠若惊。在他改变主意之前，立刻就迫不及待的答应了。为了表示童叟无欺，我警告他可能赔得上吊。他说：

“你离开人世太久，不知道现在读者水准已高，读书风气也很高，今非昔比。”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台湾经济突飞成长，社会繁荣，教育更加普及，文化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时代可能跟三十年代相比，它至少是三十年代之后唯一的空前蓬勃时代。我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我希望我能有一份贡献，也希望遇到知音。

全集陆续印行，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手边没有一本我自己的著作，向朋友处一再搜集。总算搜集了五本，就先送去

星光发排。直到写此文的今天，还没搜集齐全。有一本《童年》，十一年前曾连载三分之一，因当时事情太忙而中断，现在需要补充。《灯火》则已完成，可是初稿在我离了婚的妻子那里，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

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史紫忱先生，坚决的反对我用“全集”，他说：“只有死人才用全集。”要我考虑。爱书人杂志总编辑陈中雄先生建议我用“小全集”，以示作者还活着。但我还是用“全集”。我知道我将来再写小说的可能性太小了。我的兴趣一度转向杂文，现在又转向历史。

凡是没有收入“全集”的小说，我希望它们永远消失，好象我从没有写过一样。一个急着要出书的年轻作者，年纪大了之后，往往会有这种悲哀。在没有成熟的时候，仓促的把自己认为了不起的作品问世，结果无法追回。我藉此表示我对我写的那些小说的自责，凡是我没有列入“全集”的小说，都让它去吧。请朋友忘掉它，使我少一份内疚。

我伫候读者先生同情我的微弱心声。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于台北

谜样的人生

宇宙间最奥秘难测的莫过于人生，而人生中最惆怅难遣的莫过于爱情。人生短暂，宇宙永恒，已够使人鼻酸了，更何况宇宙也终有毁灭的一天！我们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将来的结局是彻底的消失？抑真的有灵魂？而灵魂又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我们如果有灵魂，恨固无尽期；如果无灵

魂，恨更无尽期。

爱情支配人生，可能附于权势，可能屈服于金钱，但也可能挺身正面出现。然而，没有一桩爱情不是一桩悲剧，包括成了美眷，而幸福如海的男女在内，因为最后还有一个“死亡”，要把他们活活拆散。再多的欢乐日子终归于一把眼泪，何况有欢乐的爱情并不多。感情越丰富的人，他的创伤越重，有时远超过他所能忍受的。

面对着谜样的宇宙和人生，我彷徨无主。面对着闪动而脆弱的爱情，更感到四顾苍茫。随着年龄的叹息，随着午夜的梦回，不但没有责备的勇气，甚至连歌颂的勇气都没有了。太多的创伤——自己的，和所看到，所听到，所感受到的，使人气馁，而气馁更增加痛苦。我想探讨一点什么，不知道办到办不到，但这至少是我对人生和对爱情的一种思索和一种凝望。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于台北

爱情 · 爱情

不知道是谁说的：“爱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而只是男人生命的一部。”我想这种说法似乎应该修正，爱情并不是所有女人生命的全部，恰恰相反的，反而好象是所有男人生命的全部。一个女人没有爱情，她不过毁灭了或糟蹋了自己；一个男人没有爱情，他除了毁灭糟蹋自己外，可能还毁灭或糟蹋了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试研究一下中外历史上所有的混

世魔王，他们几乎全没有爱情，或是爱情发生困扰。

也有些人说，母爱不能代替，这句话我们承认，亲情在本质上有崇高的情素。但在万般无奈中，母爱仍是可以勉强代替的，那就是上帝。即令我们是一个可怜的孤儿，上帝也不舍弃我们——不管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千万教徒都这样相信，而且在相信中真的受到爱抚，得到平安。天地间真正不能代替的，恐怕只有爱情。金钱、权势、地位、荣誉，可以满足任何一方面，但不能填补心灵的空虚。爱情不能用任何东西代替，犹如生命不能用任何东西代替一样。一些人，尤其是老年人，因为长年的苦斗，认识了金钱或权势的重要，因而发生一种错觉，认为只有金钱或权势满足，爱情也会跟着满足，这未免把世界看得太单纯了。蟒蛇和卷毛狮在饱食和性满足之后，即酣卧不起，如果食欲和性欲不再打搅，它不会再去惹事生非。人类则不然，人类在饱食和性满足之后，还有其他生物所没有的需要，那就是他需要爱情，也就是心灵的充实。世界上固有因贫穷自杀的，但因爱情而自杀的更多。轻视它、排除它、泯灭它，都不影响它的重要，而徒造成悲剧或惨剧。

爱情应该是占有的、独占的。我觉得说假话的乡愿应受无情的谴责，他们强调爱情不是占有的、不是独占的，和我的意见迥然不同。爱情如果不是占有的、不是独占的，爱情便不存在，不是成了泛泛的友情，就是成了另一种形态，神圣的家庭制度，势将遭到可怕的破坏。试想，谁不希望自己至爱的丈夫或妻子爱情专一？哪个女孩子愿意她的丈夫再娶一妻？又哪一个男人愿意他的妻子再有一夫？因为我对小说《旷野》里每个人物，都充满了同情。一般人看来再坏的人，都试着去探讨他的内心。爱恋使人昏迷，失恋使人疯狂。

上苍赐给人类这种本能，教年轻的朋友如何有能力寻觅一个众皆赞美的道路？实际上，《旷野》里的人物和社会上真实的人物一样，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每个人都有他不能被原谅的错误，但也都有他的光明面。魔鬼和天使同时并存在人们心窝，有时魔鬼战胜，有时天使战胜。君子小人之分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有时是君子，有时是小人。《论语》上说：“众好之，心察焉；众恶之，心察焉。”我们对恋爱中的人和失恋中的人，以及他们的行动，不应轻下判断。

有一位读者朋友说，《旷野》的结局，使人不满意。这种感觉使我心情沉重，我想如果是男主角不再发疯而顺利的过婚后日子就好了，但读者朋友指责的还不仅如此，他婚后发疯也可以，那不过是一个悲剧而已。主要的是，到了后来，岳政芬在李士淳复疯了之后，再度抛弃他，而嫁给她的表兄卢中权，那转变使人无法忍受。谚语家朱介凡先生也曾来信说：“不应该使虚云和赵老太太最后再行见面，大概那会使人对海枯石烂的爱情，失去崇高的信念，我对这些批评十分不安。但《旷野》想探讨原是：“爱情到底是什么？”似乎可以使人想到这样一个答案：“形势造成爱情”，“爱情建筑在形势上”，当月换星移的时候，爱情也会跟着换移，所以相爱的人应不断的去培植和巩固防卫他们的爱。我不敢说这是一种发现，而只是大胆的提出这个假定。从前元好问曾有《迈陂塘》一词，他遇到一个猎人，手提两只死雁，告诉元氏说：“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元好问遂买下来，葬于汾水之上，并作词吟咏，开头两句是：“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两句话有无限的感叹，也同时指出爱情的深奥和不可解释，没有人能了解透彻。所以我深刻的知道，《旷野》所提出的一点意见，实在渺小。

长夜痛哭

没有经过长夜痛哭，不会了解人生；个人的悲剧由于个性，社会的悲剧由于时代；人生真是一个沉重的担子，懦弱的和不幸运的被它压毁，刚强的和幸运的把它挑起；然而，无论如何，天为的痛苦使人悲哀，人为的痛苦使人愤怒。

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生活陷于绝境，和生命陷于绝望，那是对人类尊严的一种无情挑战，我常想去探讨人生痛苦的第一因，也就是说，我常仰问苍天：“人生痛苦的第一因是什么？”那些使人陷于绝境和绝望，而又不准人挣扎，甚至还责备人挣扎的人，应受到严厉的谴责。几乎每一件一目了然的事情，都有它看不见的和锥心泣血的隐情。我想挣扎是一个人应有的最基本的权力，也是唯一的活下去的道路，它应受到最大的尊敬。

悲愤的理想

人生本来是应该快快乐乐的，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人是唯一的幸运儿。可是幸运儿的苦难却似乎比其他不幸运的动物，要多得多。我们看见野兽间互相迫害，难免十分震惊；但对人间的互相迫害，反而往往无动于衷，大概是习惯成了自然的缘故吧。这对那些天真活泼，终有一天要长大成人的儿童而言，真是一种可怕的刑罚。使身为父母的人，一想起他们免不了要跳进这样的社会，便不由得兴起无限悲伤。